

烏鴉

寓示人擅於遺忘與宿命輪迴的人性小說



CHARLES DICKINSON 著 郭菀玲 譯

勁草叢書
晨星出版

烏鴉

CHARLES DICKINSON 著

郭 菀 玲 譯

勁草叢書38

烏鴉

著者 CHARLES DICKINSON
譯者 郭菀玲
文字編輯 郭玉敏
美術編輯 紀秋琴

發行人 陳銘民
發行所 晨星出版社
台中市工業區 30 路 1 號
TEL: (04) 3595820 FAX: (04) 3595493
郵政劃撥: 02319825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2500 號

法律顧問 甘龍強律師
印刷 新富印刷廠
初版 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30 日

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
〈台北公司〉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79 號 7F 之 9
TEL: (02) 3672044 FAX: (02) 3635741
〈台中公司〉 台中市工業區 30 路 1 號
TEL: (04) 3595819 FAX: (04) 3595493

定價 280 元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583-541-7

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.

Printed in Taiwan

Copyright 1985 by Charles Dickinson. Chinese language
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in Straus Agency, Inc. through
Big Apple Tuttle-Mori Literary Agency. Chinese
language copyright© 1996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
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烏鴉／Charles Dickinson著；郭菀玲譯。--初
版。--臺中市：晨星發行；臺北市：知己
總經銷，民85
面；公分。--（勁草叢書；38）
譯自：Crows
ISBN 957-583-541-7(平裝)

874.57

85006999

烏鴉 目次

運動先生	斑馬	樹葉	烏鴉與貓頭鷹	失蹤	遺忘的睡眠	夜潛	悲慘的軌道	追求者之樹
1 7 5	1 5 7	1 3 9	1 1 7	1 0 3	8 5	5 9	2 5	0 5

母牛島與公牛島	冰河時期	職缺	海神	生命一幕幕	受傷的翅膀	芭蕾舞者	慾望	聖誕節
3 5 3	3 3 1	3 0 1	2 8 7	2 6 7	2 4 9	2 3 1	2 1 5	1 9 3

烏鴉

CHARLES DICKINSON ◎著
郭 苑 玲 ◎譯

勁草叢書38

烏鴉 目次

運動先生	1
斑馬	5
樹葉	3
烏鴉與貓頭鷹	1
失蹤	0
遺忘的睡眠	8
夜潛	5
悲慘的軌道	2
追求者之樹	0
	5

母牛島與公牛島	冰河時期	職缺	海神	生命一幕幕	受傷的翅膀	芭蕾舞者	慾望	聖誕節
3 5 3	3 3 1	3 0 1	2 8 7	2 6 7	2 4 9	2 3 1	2 1 5	1 9 3

CROWS

【第一章】

◆
追求者之樹

羅伯特從班的屋頂上可以看見奧伯龍湖。橫亙在樹梢柔軟枝椏之後的湖水，平靜而湛藍。全長十一英哩，最寬的地方只有一英哩，是個隱藏自己的好地方。陽光直射入湖水深處，宛若穿過一扇窗戶。雖然自己身在遠處，雖然自己身在班的屋頂上，羅伯特還是能在腦海中勾勒出整個湖水的畫面，感覺到湖水冷冽的召喚。

他是到屋頂上清理水管的，那些水管的凹槽塞滿了腐爛的樹葉和千百顆種子爆開的三叉外殼，他的手挖下去的時候，還會驚動到一些潛行其中的昆蟲，他把這些令人感到不太舒服的爛泥放在一個塑膠袋裡。他的腰上繫著一條繩子，繩子的另一端綁在煙囪上，這種串繫對他來說很重要，因為地心引力像要把他從屋頂邊緣拉下去。又黑又濕的爛泥筆直地垂落下去，很快就不見踪影。

他到屋頂上來，也是爲了保住自己在這屋裡的一席之地。班的太太愛瑟兒帶他上來，他跟在她身後，爬過屋裡的層層階梯。那些狹窄的房間和天花板挑高的走廊，令他想起一本本直立的書。這棟房子有四層樓高，是莫札特鎮唯一的一棟四層樓房。從奧伯龍湖的另一邊望過來，班的房子在群樹間高高地突起，像是一個綠色的檔案夾。愛瑟兒拉著他的手穿過燠熱的閣樓。她打開最後一扇門的門鎖，門外是個小小的迴廊，空氣稀薄清涼如薄荷。愛瑟兒棕色的髮絲如羊毛般柔順，眼中則映著他的倒影，流露出冷嘲熱諷的神色。

「你好像想成爲這個家的一分子。」她對他說。羅伯特從那個地方可以看見湖水，看見母牛島和公牛島那兩個小島，公牛島上綴滿了青少年所穿的五彩泳衣，看來像是盤子裡裝滿了糖果。

「我不知道班打算怎麼辦，」她繼續說，「可是如果你要一直住在這裡，你就得

幫忙分擔家事。」

「奧麗芙需要我，」羅伯特說，「杜克需要我，巴茲也需要我。」

她看著他，等著他提到她的名字，可是他沒有。就算她當場反駁他也沒用，因為沒有別人在場，無法證明他是錯的。

「這還不一定呢！」最後她只這樣說。她爬過屋頂上門廊四周的欄杆，令羅伯特不由自主地屏住氣息，接著蹲下來，用沒戴手套、沒經過保護的手指，直接去挖水管裡面的爛泥，丟到外面去。

「這些水管好幾年沒清理了，」她說，「班在這方面很沒用，可是如果再不打掃的話，這些水管都要爛掉了。」她對他露出充滿諷刺性的微笑，「所以你一定得清理。」

愛瑟兒每天早上都起來開計程車，但是威斯康辛莫札特鎮中心區這一帶，三面是森林，另一面又是湖水，因此愛瑟兒已經被搶過兩次。這些犯罪行為先是使她感到生氣，繼而害怕，繼而傷悲。她討厭一大早起床，有時候她會瞪著羅伯特看，好像他也是搶她東西的搶匪似的。

「我有懼高症的，愛瑟兒。」羅伯特說。

「你不會掉下去的。」

「我只學過怎麼寫體育新聞，其他的我都不會做。」

她爬下屋頂，站在他面前。「你不清理水管就搬家，羅——伯——」她說。

他沿著屋頂邊緣前進，等一個袋子裝滿了，他就用繩子把它吊到地上去，交給在下面等著的杜克。杜克那張年輕的臉龐充滿渴望，翹首直視著羅伯特；那天他坐在輪椅上，看著羅伯特工作，不過他坐在輪椅上的時間愈來愈少了。杜克今年十四歲，比

巴茲小三歲，比奧麗芙小六歲。他失去了右腿，而且一直到最近幾個月，他才願意讓羅伯特看他的腿曾經存在的空間。羅伯特第一次看時備受震撼，覺得四周的空氣都為之顫動。

偶爾杜克也會從椅子上跳起來，表演一支充滿異國風味的單腳舞蹈，以放鬆腿上的肌肉，他說，現在這條腿要負擔兩條腿的工作，肌肉總是糾結地比以前更緊；他還常說，他相信自己殘缺的軀體內，一定有某種平衡的力量，他一定要想辦法把那種力量找出來。每天他都有一點進步。雖然羅伯特是奧麗芙的情人，但是班的孩子裡，他最喜歡杜克。

杜克把整袋爛泥搬到車庫去，然後又回到原地。他拖著一條腿，臀部及手臂以一種怪異的姿勢向外擺動，以維持前進時的平衡，他的傷口才癒合幾個月，他就學會了用這種方式前進。如果要走比較遠的路，他就會用一種鋁製的拐杖，底部有紅色的硬橡皮墊，靠近腋下的地方還有塊黑色的海棉墊子。他仰望羅伯特時，羅伯特正把爛泥裝進另一個袋子裡。杜克的臉方方正正的，像他媽，但是他那種全神貫注在某個人身上的神情卻像他爸爸。

羅伯特還得裝滿最後一個袋子，才能夠理直氣壯地離開屋頂。這個時候整間屋子都是空的，奧麗芙到鎮上的古迪食品店上班去了，那鎮就在高速公路的另一邊，和湖水正好相對。他剛剛看見愛瑟兒開著車子離開，巴茲則不知到哪裡打棒球去了。

在水管的一端，羅伯特摸到一大團令人作嘔的東西：兩隻小鳥和兩隻松鼠的屍體；夏日的雨水把它們沖到水管的盡頭，堵住了通往下方的出水口，這幾隻小動物的屍體顏色黝黑腐敗，就像他從水管中所撈起的其他東西一樣；其中一隻松鼠頭上有一個很整齊的圓洞，羅伯特又注意到，另一隻松鼠頭上，和一隻小鳥的胸前，也有類似

的洞口；牠們是被槍擊中的，他也許還曾在夏日的某個時刻，聽見過向牠們發射的槍聲。莫札特鎮四周的樹林裡，到處都是獵人、荷著槍的男孩和縱馬嬉戲的成年男子；一天中不論什麼時候，都可以看見一陣陣的射擊火花，如閃電般驟明乍暗。

那些死去的松鼠是灰松鼠；這裡附近的樹木到處都是這種松鼠，因難以忘卻莫札特鎮嚴冬的滋味，而不斷努力地工作。牠們交配生子、採集食物，生命完整無缺。羅伯特把牠們撈出水管，放進袋子裡。

那兩隻鳥是黑色的，但是體積沒有烏鴉那麼大，也許是燕八哥吧！羅伯特把鳥丟進袋子裡的時候，隔著潮濕的皮手套，都還能感覺到鳥兒身上的骨塊。

這個發現算是今天工作的尾聲。他把綁在煙囪上的繩子解下來，然後慢慢地滑下屋頂，站到小小的門廊上。他把找到的四隻屍體帶到後院，攤在野餐桌面上給杜克看。

「我在水管裡找到的，」羅伯特說，「牠們被槍打中了。」

杜克用一根棍子的尖端把牠們翻過來。「巴茲射的！」隔了一會兒他說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他告訴我的。我有一次看見他射，他就坐在上面的門廊那裡，等著有東西飛進他的射程裡。」

羅伯特把松鼠和燕八哥放回袋子裡。

「他有槍？」

「那是爸的。那次意外發生後，巴茲就把槍拿到手了，一把口徑零點二二的手槍，他的射擊技巧還不錯。」

「愛瑟兒知道嗎？」

杜克聳聳肩。「我也不確定，」他說，「也許吧！最近她老是令人感到驚訝，都

快不像我媽了。」

一早就去工作，整天不在家，然後晚上又早早上床；愛瑟兒爲了賺錢，待在這個家裡的時間，真是愈來愈少了。

「她現在嘴裡老是不停地數落，」杜克說，「數落電燈啦，說冰箱門沒關啦，不然就說冬天的時候，後門開太久啦，好像我們出去的時候，應該可以不要開門似的。」

羅伯特沒有答話，他之所以被迫去清理水管，就是因爲他沒有錢；他本來是學寫體育新聞的，不過他討厭那種工作，於是就變得沒什麼事好做了。他曾經當過兩年的體育記者，後來報社倒了。報社倒閉的那一天，他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裡，不但不覺得煩惱，反而還領會到一種被釋放的快感。

他當記者的時候，就採訪過巴茲·雷蒂史密斯，不過那時候他只知道他是個投手，其他什麼都不知道；他怎麼樣也想不到，他們倆有一天會住在同一個屋簷下，和相同的女人吵嘴，而且老是彼此看不順眼。巴茲是個年輕、難纏的投手，也是莫札特高中棒球代表隊裡唯一的新鮮人。羅伯特去看他比賽的時候，他爸爸可能也在觀眾席上吧，他不記得了，多年以後，他在記憶中，搜尋觀眾席上觀眾的面孔，想找出班的臉，但是那些面孔全都糊成一片，像是張畫壞了的水彩，而班的臉似乎無所不在。那天巴茲投得很好，而且贏了比賽，不過羅伯特後來要訪問他的時候，卻發現他整個人完全陷溺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嘴裡說的話，像上緊的發條，好不容易才擠得出一字半句。羅伯特問他，怎麼會有這樣的名字，巴茲說，他的名字本來就是這樣。他又問他，今天的控球力怎麼會這麼好（九次三振，而且沒有保送），巴茲說，一切過程都是自然發生的，也許是因爲他眼力好吧。當時是棒球，後來則是子彈，穿過松鼠和燕

八哥的身體。

羅伯特洗了個澡，接著便去接奧麗芙了。他穿過四條大街，來到古迪食品店，剛好奧麗芙手提著鞋子，從後門出來，腳趾甲上塗著艷紅的蔻丹，有些地方還有缺口。她身上套著一件粉紅色的罩裙，口袋旁邊都是冰淇淋留下的污跡，由於她的臀部很寬大，那件罩裙套在上面，顯得很緊；奧麗芙的雙腿和手臂，都和男人一樣粗壯，只是胸部很小；她的長相不算平凡，不過也算不上漂亮，上了十個小時的班，現在她的臉上全是汗水與倦容。

他們兩個人什麼話也沒說，就這樣一道往前走。他們已經在一起太久了。路上有些銳利的小石子，不過奧麗芙好像全不在意。古迪食品店就在湖邊，路的另一邊就是湖，因此他們現在等於是沿著湖邊走，湖面上的寒氣向他們襲捲而來，奧麗芙轉過頭去，以污髒的頸項抵擋那股寒風。

奧麗芙念高中時是游泳好手，到現在她身上還留著當時游泳所鍛鍊出來的肌肉；她的身高比羅伯特矮半呎，不過肩膀卻幾乎比羅伯特還要寬。有一次她睡著的時候，羅伯特還看見她奮力彎起雙手，擺出在暗夜空氣中游動的姿勢，像是在夢中快意地往前游。她喜歡精力充沛、肺活量大、腿部健壯的男人，和她交往過的，大部分都是運動員，這類人似乎比較能夠了解她。她在念高中的時候，有一次還甩過三個莫札特學院的足球隊隊員；當時她和她爸爸——她爸爸那時候在莫札特學院教生物——一起去看比賽，一場比賽還沒完，他們就換了三、四次座位，使她的追求者個個神魂顛倒，心不在焉。

她很難解釋自己怎麼會對羅伯特有興趣，羅伯特也不過就是報導過一陣子的體育活動而已。這中間的互相吸引還和她爸爸、她媽媽以及她們家屋旁那棵高高的老樺樹